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YONGHENG
永恒
的
记忆
JI
YI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YONGHENG

永恒 的

记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记忆 /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221 - 09621 - 0

I. ①永… II. ①贵… III. ①革命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9599 号

责任编辑 张良君 代 勇 戴 俊

封面设计 黄筑生

永恒的记忆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兴顺发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221 - 09621 - 0 定 价 48.00 元

《永恒的记忆》

编委会

主任：蒋星恒

副主任：魏朝成

成员：曹 阳 唐 矛 彭文俊

叶江华 杨光鸣 李亚玲 叶 林

崔 春 刘宪辉 刘素娟 李晶晶

主 编：李嘉宁

副主编：彭文俊 叶江华(执行)

编 辑：李亚玲 杨光鸣 王毅力 徐 伟

编 务：鲍泉慧 何 玫 王红红 周吉春

序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九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历程却是光辉灿烂的一页。在人生的旅途中，曾经参加过党领导的艰苦奋斗的经历，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是永生难忘的记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永恒的记忆》一书，向广大读者呈现了党在贵阳这片热土上建立和发展、开展革命斗争的真实故事。书中收集了曾在贵阳地区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者和见证者的一篇篇回忆文章，是一本革命人生的回忆录，是一部通俗易懂、可亲可信的历史教材。

《永恒的记忆》中，亲历者、见证者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他们在艰难岁月里对革命理想与未来的憧憬，记录了他们受党的教育和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同志和战友的鼓励与共同战斗的喜悦，对同志和战友的思念与缅怀，对残酷杀害自己的同志和亲人的刽子手的无比仇恨。同时，也有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有在解放贵阳进军途中的苦与乐……虽然每一位亲历者的回忆，角度不同，但都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从各个不

同的角度真实反映了党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在贵阳进行革命斗争的这段珍贵的历史。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看到在那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岁月,中共贵州地下党在贵阳先后建立过三届省工委与一届临时工作委员会,产生过贵阳县委及各界若干党支部,失败、建立,再失败、再建立,又失败、又建立……直至迎来了光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贵阳的解放。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上,先后有林青、黄大陆、李策、严金牲、杜蓉、王启霖、刘家祥等党的优秀儿女英勇捐躯。当我们编校这一篇篇回忆录时,我们不禁为那些慷慨就义的革命烈士而感佩,不禁为革命的胜利而激动,仿佛那庄严神圣的《国际歌》又在耳边响起。我们的心灵受到一次次的洗礼,我们的认识得到一次次的深化。

《永恒的记忆》既是当年参加革命活动的老同志们饱含深情的回忆,也凝聚了我们几代党史工作者征集、编辑、汇编党史资料的辛勤劳动。这些珍贵的回忆文章曾为我们开展研究、整理、编写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贵阳“组织史”、“大事记”和有关党史专题,甚至党史正本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今天,当正史《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 1921 - 1949)》出版发行后,《永恒的记忆》又将成为正史阅读的有益补充。正史从宏观上反映了党在贵阳的革命历史,《永恒的记忆》则记录了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在历史活动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从微观上对这段历史进行补充和佐证。《永恒的记忆》的出版,亦有利于存史以免散失,阅读以便缅怀,查阅以利研究,并且对贵阳革命历史文艺的创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与素材。

让我们永远记住党在贵阳的艰难岁月里所进行的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及其感人事迹!在此,我们谨以此书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献礼!

2011年6月

目 录

序 /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1

上篇 艰苦斗争的岁月

- 1 贵阳 - 上海 - 贵阳 / 谢凡生 3
- 2 历尽艰辛为找党——记我从贵阳转移后的一段经历 / 舒琛珍 15
- 3 贵中党组织的疏散转移 / 罗 明 19
- 4 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 / 唐植民 23
- 5 在记忆深处 / 丁 毅 26
- 6 风云·风尘·风波——忆皖南事变前后的战斗岁月 / 尹克恂 32
- 7 筑光——我的摇篮 / 储声虹 42
- 8 回忆在贵阳的三年 / 罗迅青 49
- 9 在疏散转移的日子里 / 孙 琦 55
- 10 生活书店贵阳分店开业前后 / 邵公文 59
- 11 三十年代履三小学的革命活动 / 黄淑莹 64
- 12 难忘的“二·一九” / 聂静涵 67
- 13 忆在贵阳活动的片断 / 叶楚清 71
- 14 我们的党小组 / 聂 群 74
- 15 在那艰苦奋斗的日子里 / 张宗麟 80
- 16 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片断 / 余 英 83
- 17 “八·一三”,我青春年华的第一乐章 / 刘 容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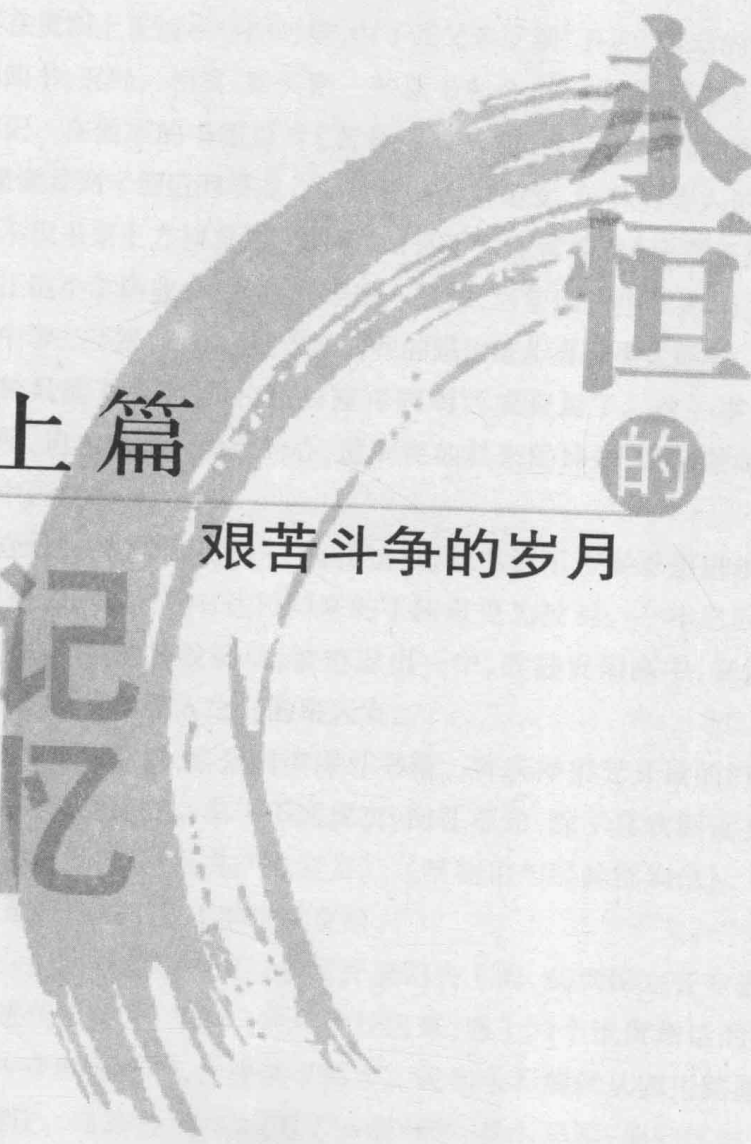
- 18 “八·一三”事件小记/刘家 89
- 19 回忆贵阳读新书店/戴绣虹 孙家林 91
- 20 回忆“社座”/蒋仲仁 99
- 21 大夏大学党支部的活动片断/文宗秀 104
- 22 首次出征/陈胤孙 106
- 23 用爱国主义旋律谱写的乐章——抗日救亡活动片段回忆/尹克恂···
..... 108
- 24 贵中党支部在乌当“大友织席厂”的工作/刘永 118
- 25 贵筑中学党支部创建始末/张黎群 122
- 26 中学时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李进忠 124
- 27 学生时代参加进步活动的经历/周开铨 131
- 28 在贵阳一年间/武纡生 133
- 29 活动在滇、黔、川/熊国华 138
- 30 我所知道的革命自助会/卢可 141
- 31 对贵州革命自助会的回忆片断/庄群 143
- 32 战斗的堡垒——记筑光党支部/聂奇慧 146
- 33 贵阳女中在花溪/朱立彬 陈胤孙 149
- 34 越狱脱险记/丁文 153
- 35 抗战初期贵阳女中学运片断/聂奇慧 157
- 36 李志中同志在贵阳/沈元晖 160
- 37 参加贵阳读书会得到的启示/丁酉成 163
- 38 记贵中学生自治会的民众教育股/黄浩 170
- 39 周树楹与贵州学联/聂开诚 172
- 40 贵阳女中党支部的一九三九/吴直 176
- 41 抗战期间党在运输线上的一些活动/高言弘 180
- 42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侧记/丁毅 183

43	忆《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 / 吴之平	187
44	为理想秘密办刊——记抗战后期的《战斗》和《民主先锋》 / 车祖尧	191
45	报丁——《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散记 / 郎德服	195
46	追寻烈士足迹——贾仁华忆凌毓俊 / 尹显煌	205
47	带刺的“玫瑰”——记《时代周报》 / 唐宝心	210
48	充满情谊和战斗的家——回忆贵阳“读新”书店 / 高扬	213
49	我在贵阳邮局的活动情况 / 沈天生	217
50	革命人永远年轻——唐范宇同志访问记 / 尹克恂	219
51	甘将青春化热血——记“群社”与“民社”的组织者及活动 / 尹显煌	226

下篇 迎接黎明的战斗

52	揭露黑暗、传播真理 / 李揆一	233
53	我要参加革命——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活动的回忆 / 刘世华	239
54	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活动片断 / 杨宗辉	242
55	记复兴巷联络点的活动 / 毛祖坤 毛祖坎 周显明	244
56	忆贵阳青年会合唱团 / 郭可谏	247
57	忆杜蓉 / 高言弘	251
58	他,曾为党做过贡献——访牛永一同志 / 尹显煌	257
59	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 / 葛美	262
60	王司令——记“郎岱暴动”的组织者王舍人 / 尹显煌	264
61	难忘的岁月 / 梁燕	268
62	我的革命领路人姚国安 / 任德	273

- 63 父亲掩护我进行地下工作 / 肖良汉 277
- 64 在“特刑庭看守所”里 / 郑亚宇 281
- 65 贵阳中山中学的学运片断 / 陈 工 周 涪 尹慎吾 289
- 66 从武汉到贵阳 / 涂光弧 295
- 67 峥嵘岁月二三事 / 冉崇实 300
- 68 史健与高原社 / 黄洁尘 303
- 69 我们一定要胜利——忆贵阳师院学运中的几件事 / 周光辉 308
- 70 漫漫长夜寻北辰 / 吴 向 317
- 71 被囚禁在文昌阁的日子 / 陈万隆 322
- 72 转移到贵阳以后 / 李文昉 326
- 73 记贵阳“双十一惨案”烈士高言善 / 邵德龙 331
- 74 《学声》在“五二零”运动前后 / 张桂江 王德润 334
- 75 解放前夕的贵阳永初中学 / 李宗泽 337
- 76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
贵大学生运动 / 孟昭方 341
- 77 解放前贵州省省立八校的反饥饿运动 / 朱文运 346
- 78 光荣的一页——贵医师生革命活动片断 / 惠玉阶 352
- 79 解放战争时期贵大学运概述 / 甘凌杰 356
- 80 前赴后继 斗争不息——记四十年代贵州大学的学生运动 / 文 达
..... 366
- 81 历史的见证——记二野五兵团第十七军五十师文工队 / 江 枫
周永良 375
- 82 进军贵阳的日日夜夜 / 孙来坤 384



永恒
的
上篇
记忆
艰苦奋斗的岁月

Siji

贵阳 - 上海 - 贵阳

谢凡生^①

我还在贵阳上正谊小学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没有让我多读四书、五经。相反,常买回一些新书和杂志让我看,要我用白话文写日记和游记。在他买的书里就有《新青年》,从那时起,在我炽热而纯真的心中,开始憧憬着列宁创造的事业,并对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特别感兴趣。不仅书桌上方挂着列宁的像,而且手里经常捧着《新青年》。一九二五年我在正谊小学毕业,一九二六年进入男师,当年因为生了两场大病,次年转入达德中学二年级,新思想的浪潮对我的思想进步有着更大影响。

在达校只读了半年,学校被封建军阀周西成查封了。这一事件使我正在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幼稚的心,遭到突如其来的冲击,我从蒙昧中惊醒,开始懂得中国要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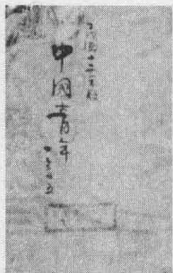
达校查封后,我被分配到一中,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朋友:饶博生、吴夔、高言志,还有达校同来的丁树奇更为投契。一年之后,因我和丁参加了达德学校的复校运动,被迫退出一中,改进贵阳高中,又认识了后来成为贵州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秦天真。

这些朋友思想活跃,喜爱阅读课外书籍。曾庆祥弟兄开设的协同书店,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由于不满现实,向往革命,除了喜欢阅读文艺书籍外,书店发售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左派幼稚病》等更是我们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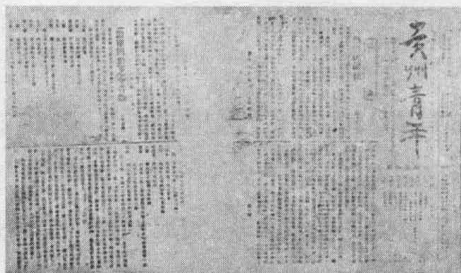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我和乐石麓毅然离开贵阳去上海,我到国立音专选修小提琴,乐石麓进现代中学。某天,我从学校出来,遇上两个说贵州话的人,一个叫金啸远,一个叫郑彦松,大家认了同乡。我和乐石麓就从四川路搬去武定路和他们同住。在这里,我们同租了一架钢琴,我练提琴,他们练声,这是一间后楼,我们感到狭小,房东也嫌喧闹,我们只好另觅新居,迁到新闸路一间前厅。这里房屋宽敞,又有钢琴。于是,对音乐有爱好的青年朋友们,都把

我们这里作为一个聚会的地方。贵州同乡缪正元来了,四川青年陈倦兮来了,贵州的李远芳(林青)被捕出狱后也常生活在我们这里。

“一·二八”沪战爆发后,我们这里更成了一些从闸北逃出的朋友的落脚处,一时热闹非常。在此之前,由金啸远倡导组织了一个“朝阳歌咏队”,



《中国青年》



《贵州青年》

现在人员充足,夜间练歌常常练到深夜,几次被巡捕干涉。白天,我们上街参加反日大同盟领导的示威游行和募捐,到沪西和沪东工厂区为工人演出。在

这些活动中,我渐渐知道金啸远是一位共产党员,我们通过他接受上级指示,领回文件、宣传品。在他和我多次谈话、交流思想后,由他带领我去会见了沪西党的负责人大曹(曹荻秋)。作为一个上进的青年人,一下知道自己靠拢了党,就如一个迷途的羔羊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接着,我们搬到了戈登路戈登里带亭子间的一间前楼,学习和工作就更正规了。这时,上级也派来交通小潘和我们保持联系。学习的文件,一部分由我们到约定的僻静处直接领取,宣传品则由小潘送来。这些文件,除了我们自学外,大部分由我们设法寄给至亲好友。贵阳的一批好同学:丁树奇、饶博生、吴夔、李良广、秦天真、高言志、阮漱琴和我妹妹谢光琪都是我寄文件的对象。宣传品则由我们到外面散发。在上海,不仅到处都有穿便衣的“包打听”,马路上还随时会遇上巡捕“抄把子”。所以,每次出外,我们都必须两人一组,一人放哨,一人散发。有时先折好,分发到居民门上的信箱里;有时成叠放到停在路边的汽车顶上,用小石子压着,汽车开动,传单就满天飞;有时把传单盖在报纸或广告下面,往墙上贴。至于其他活动,则听候上级通知参加。

那是一个虽然在我们来说不算意外,但却是比较突然的日子,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我们被捕了。平常我们照例各人在中午出外活动后回家,等大家到齐,安排当夜的活动。因为已到了八日,离“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那个日子只有四天了。下午六点左右,我由包饭处吃过夜饭回到住处,房

里只有金啸远一人，接着，来了郑彦松，过一会陈倦兮也进了门。陈倦兮为了抓时间练琴，喝口水就匆匆坐到琴边，他才弹出几个音符，“呼嘯”一声，门被踢开了。

立在门口的是两个便衣和一个外国巡捕，后面还有七八个人，一个便衣高叫金啸远的名字，金猛然答了一声，“咔嚓”，他和郑彦松被铐了起来，接着我和陈倦兮也被铐在一起了。十来个人，七手八脚，翻箱倒笼，连钢琴后盖也打开来搜寻，床下面的衣箱被拉出来倒在地上，腾出两口箱子把书装了，连同原来装书的篓子，一起抬走。

戈登路戈登里就在巡捕房斜对面，进了巡捕房，我们逐一经过登记和搜身。这时，金啸远暗示我要求小便，让两个巡捕押我出去，他就趁人员活动和巡捕减少的机会，吃了一个纸团，当我小便回来时，两个便衣正在对他拳打脚踢。

约一小时后，我们被关进巡捕房的牢房，牢房约九个平方米，这一个小小囚笼，还分前后两部分，后面一段约高出二十公分，上面有一堆既脏且臭，爬满虱子，乱七八糟的旧灰毡，那就是睡觉的地方。前段左首是门，右首是一只大马桶。四个人头朝里睡下去不宽不窄，坐起来还可以促膝谈心。我们的牢狱生活开始了。白天，研究对付审讯的方法，互对口供。被提审的人回来，就根据敌人审讯的新情况研究下步的对策。虽然每一个人提审回来都没有谈到挨打的情况，但从捂着腰、躬着背的情况来看，总少不了挨揍，差别只是轻重而已。我们把学习时间安排在黄昏后，每星期一、三、五互相讲解狱外学过的文件精神，二、四、六各人讲一段名小说，星期日练歌，虽然声音不能大，但也没有受过干涉。约十天后，我们开始被法院提审，审讯我们的是江苏高等法院，互济会给我们请了姓张的律师，我的亲戚严谷士还为我和金啸远另外请了一位律师。检察官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要求判我们四人死刑；但在公诉人提出的证件中，我们发现隐藏的文件并没有被他们抄到（这些文件是严谷士收检杂物时才发现的），所有证物，无非是一些俄国作家的小说、红皮书面的书籍、合唱队的歌夹和一条我买来尚未用过的红领带。

某天，我们忽然被送到工部局拍照，按手印。这象征着“罪”已成立。我们照例一次次被赶上囚车，同车还有几个另外的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四人都 是政治犯时，立刻就给我们传授了一个进入西牢后应采取的办法。他们说，到

了西牢,不要怕承认是共产党,印度巡捕同情共产党,他们知道你们是共产党以后,就不会打你们了。又过了两次堂,我们终于被送入西牢(提篮桥监狱)。虽然仍是闷子车,四面不见光线,但同车有经验的犯人听得出开启一道道的铁门的声音,确定的说出是进入西牢的两道铁门。车门开处,车子的确是停在庞大的铁门里面,周围站着五六个外国巡捕,虎视眈眈,戒备森严;我们在印度巡捕的怪叫和鞭打中被驱赶鱼贯进入右首的一个房间,开始了入地狱的序幕。房间一个接着一个,除了例行的戒备外,每个房间的职能还不同:第一间,把全身的衣裤,鞋袜脱光,摘下眼镜,自己动手全部塞入一只口袋;第二间,两人拿着推剪,用软管连到一公尺外的一架机座上,另由两人摇动把手驱动,被剪的人站到推子前面,只三下就把头发“剃光”了,我感到很痛,一看旁人,短发大概还留着五分之一,剪掉的地方却留下许多小血珠;第三间,屋顶上装着钻了许多小眼的水管,在里边进行淋浴,站在通道上的印度人,不断用鞭子抽打动作慢的人,并指挥犯人擦洗身上的每一个最微小和最隐蔽的地方,在被认可已洗净后,又被赶到下面一间。这是第四间了,这里要通过医生的细致入微的检查才到第五间。在这里,从姓名开始的很多情况都得登入生死簿,才算取得犯人的资格,才发给囚服穿上。门边还放着若干铁盒装的饭,一个拿一盒转到院子里。从此,大家“一律平等”:光头、蓝布画花的裤褂,跣足。我们四人几乎都互相不认识了。

因为我们是未决犯,穿的蓝布囚服,只是在前胸、后背、两膀、两膝画上双勾丫形的公共租界的标志。若是已决犯,穿的是白色衣裤,除前后都有号码外,左上胸还补上一块色布,大约是三年以下大红疤,三至五年的小红疤,五至十年的大黄疤,十至十五年的小黄疤,十五年以上的黑疤,死刑犯穿的衣裤是半边黑、半边白,说明一半在阴,一半在阳。衣裤的这样讲究,不但一看就能辨别其人的刑期,而且这样花的装束,使你逃也无法逃。

因为未入狱就学到了窍门,一旦正式进入西牢,在院子里列队时,印度人逐一询问:“小偷?”“老枪(烟鬼)?”问一声,用警棒往头上敲一下。当他们问到我们时,我们就大声的回答“共产党!”说也真灵,他一听共产党,不但不敲打,还立即伸出大拇指,嘴里说着“顶好!顶好!”从此,我们也就公开把共产党的牌子打出来了。

我们四人同属未决犯,被带到了专关未决犯的E牢,E牢只有一面,三

层,每个笼子够关四人,因前面一个笼子只有三人,郑彦松就被关进去凑数,我们这里剩我和金、陈。在这里呆着,大概是等候判决,十多天都没有变动,只是有一天夜里来了一个人,因为我们都睡了,他就和金啸远头朝里睡,叽叽咕咕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他就被叫走了。后来,金啸远说,他是廖承志保出去的。

大约是五月中旬,判决书来了,我们四人各判刑二年半,审判长是郁华。于是,我们换了补大红疤的白布衣裤,各人的名字正式转变为号码。我是3726,金是3727,陈、郑和我们差几号,并且转入了L、M牢的专关政治犯的L一面五层楼。这里的政治犯有六七十人,每笼三人,住了一半左右,这里房子虽然和其他监牢一样,三公分粗的铁栅,门上的锁足有十六开本书籍那么大,上面有表示锁档的红箭头,第一档的钥匙由外国人掌握、第二、三档由印度人管,中国巡捕是挨不了边的。

我们吃的是普通饭^②,在外面工作的“小链条”^③由伙房领来分发,虽然一天也是三餐,但还不够半饱。每天摄入的水分,就是稀饭里那些,半夜醒来,不但饿,而且渴。

我们因为是后进去的,而且刑轻,所以经常关在末尾的两三笼里,有时一人,有时三人。前面房里,有几位同志判刑十年以上。五年以上至七八年的就更多了。每天夜里,我们都有活动,由他们安排。第一、二间笼里的同志,不但是学习领导,而且因为他们靠近楼梯,在大家活动时就负责放哨,有巡捕上楼的声音,他们就敲壁头,把警报传过来。我们每晚活动的方法是把嘴凑到铁栅边和隔壁的人讲话,但只能和左右两侧笼子讲,需要大家知道的事,只能互相传递,要单独谈的比较特殊的事,只好等到放风时讲。但放风时都是排队下楼,到坝子里也是排队转圈,于是,金啸远就给我布置一个任务:凡遇着他要和前面同志谈问题或其他同志要互相谈话时,就要我去和监视跑步的外国人纠缠,以便他们岔队讲话,我年小,又是近视,虽然仍免不了挨打,但做这个工作是非常恰当的。若遇上13号或6号看守,我也会被打得很重,不过,我只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为大家做事,感到高兴,我虽然挨了打,还是有价值的。

虽然不是每天,一个星期总有二三次放风,放风时间多在早餐过后,外国巡捕开了门,把我们全部驱赶到楼顶或楼下空地上转圈跑步。对我们来